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九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三

天子冠期

惠紀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攷惠帝此時年已二十矣景紀後三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子卽武帝時年十六昭紀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此時昭帝年十二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師古曰元首也冠首之所著故曰元服此時昭帝年十八矣哀紀成帝欲

以爲嗣爲加元服時年十七平紀帝崩年十四始加元服以歛按古者天子諸侯皆年十二而冠冠而生子漢初經典殘闕天子冠禮已無明文故無定期

公卿除授立皇后

諸帝紀中所書公卿百官但有辠自殺棄市要斬而無除授年月惟其大有關繫如文紀拜宋昌爲衛將軍之類則書之其餘則雖相國丞相亦不見有除授年月也而封王侯則必書之即猥冗如封欒大爲樂通侯之類亦書之是不可解讀帝紀者每患突見某官某薨某官某有罪自殺而竟不知其于何年爲此

官頼百官公卿表見之然愚以爲三公九卿政治之本帝紀全史之綱目除授遷徙黜斥刑殺皆當見于紀也至若立皇后一事書法參差不一則尤有不可知者惠帝紀書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景帝紀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廢而其前絶不見立皇后薄氏之文其下則書七年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武帝紀元光五年秋七月乙巳皇后陳氏廢而其前絶不見立皇后陳氏之文其下則又書元朔元年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昭帝紀書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成帝紀建始二年三月丙午立

皇后許氏鴻嘉三年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哀帝紀初即位即書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義例不一殊不可解

惠帝年

惠紀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按帝年五歲高祖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年六歲十二年高祖崩帝即位時年十六又七年崩年二十三臣瓚誤

須

高后紀呂祿過其姑呂須師古曰須呂后妹按呂須

樊噲妻也說文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離騷女嬃之嬋媛王逸注女嬃屈原姊也陳平傳高帝命平斬噲道中詐曰噲呂后女弟女嬃夫則其爲呂后妹甚明益姊妹通稱

盡殺諸呂

周勃陳平劉章既誅產祿悉捕諸呂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并樊噲之妻呂嬃及其子伉皆殺之除惡莫若盡此之謂矣惟其能斷故能定亂而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張柬之崔元暐不誅諸武僅斬二張遂謂無事謀諫若此其及禍宜也

劉郢

文紀羣臣上議有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也按百官表高后二年上邳侯劉郢客爲宗正七年爲楚王又王子侯諸侯王表並作郢客而史記表與此紀文皆作郢未知孰是

連日食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連日食無此理此與春秋連日食同必有誤其後七年正月辛未朔日食見五行志及漢紀而此紀不書則又遺漏五行志魯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絶仲舒之曲說邪抑理固如此邪

封悼惠王子

四年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荀氏紀同按王子侯表悼惠王子十人皆以五月封此作七人九月封表臚列而書之十人不得爲七人然則表是紀誤也

令免

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皆書姓而徐廣以爲中大夫令是官名非

也按荀氏漢紀介免作李勉徐顏皆誤且據百官公卿表景帝初始更名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本無此官名則徐說尤為妄矣蘇意荀紀作蘇隱百官公卿表惠帝七年奉常免師古曰名免也存疑

青翟

景紀元年遣御史大夫青翟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妄增翟字按百官表正作陶青

奪爵免官

吏受官屬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師古曰謂奪其

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愚謂淮南厲王傳有士伍開章等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如淳以官爵連稱特隨便言之其實古人有官有爵奪爵者不必免官惟犯贓者則然今有革職留任及革任奪爵即革職免官即革任

出宮人

文帝崩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宮人歸其家至武昭乃有奉陵之制平帝崩王莽乃復出媵妾皆歸家娶之文帝之制信可以爲後世法

徙民會稽

元狩四年徙關東貧民于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會稽生齒之繁當始於此約增十四萬五千口也

通回中道

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應劭以爲自回中通道至長安者固非師古以爲自回中通道出蕭關亦於文義不順蓋自雍通道至回中遂自回中北出蕭關耳

[illegible]居

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云盛唐在廬江韋昭云在南郡師古是韋說按地理志無盛唐縣唐開元中改霍山縣爲盛唐寰宇記謂卽漢縣雖無的據然下文卽云登灊天柱山灊縣屬廬江天柱卽南嶽霍山則盛唐必近灊縣地文穎謂在廬江者得之

大搜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臣瓚以爲搜踰侈者李奇以爲搜巫蠱師古是臣瓚說謂踰侈止須禁止何用搜索其明年秋卽有禁巫祠道中大搜事而征和元年冬亦以巫蠱大搜閉城門索事皆相類知是搜巫

盡殺人非踰侈者

天山

天漢二年貳師將軍與右賢王戰于天山顏氏以天山即祁連山史記索隱已疑其非今考寰宇記云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自伊州北連亘而西至蒲類海東北東西千餘里西河舊事云天山最高冬夏常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及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又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栢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是天山在磧北跨唐伊西庭三州境祁連在

張掖西南二百里兩山相去二千餘里顏氏混而爲一後人地志因之誤矣

口賦

昭紀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何氏云貢禹上書言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如淳所引漢儀注乃元帝以後之制也

下杜

宣紀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下杜即今之杜城案水經注長安南出東頭第一門名覆盎門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其地在杜陵縣之西南鄠縣東北所謂杜鄠之間也若唐之杜城即漢杜陵縣後魏改名杜城者非下杜也

宣帝嗣昭帝

霍光立宣帝成中興之業可謂得人矣其奏議曰禮大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

可以嗣孝昭皇帝後見本紀亦見戾太子傳則非也昭帝武帝子宣帝武帝曾孫以嗣昭帝亂昭穆之敘矣可哉若平帝乃哀帝從昆弟王莽立之不但貪其幼小漢家本傳子不傳弟莽恨哀帝竟以平帝為成帝後而哀帝不為置後見宣元六王傳尤大變異事也後書安帝紀鄧太后詔以清河王子祜為孝和皇帝嗣是為安帝然則殤帝竟從殤禮不為立後天子不當有殤禮此亦非也至明武宗在位十六年立世宗以繼孝宗而武宗竟無後尤不可解

宣帝年

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
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八按監本作四十二汲古閣
毛板八字誤其實宣帝即位明年乃改元壽四十三
監本亦誤

哀紀贊矛盾

哀帝紀贊稱其雅性不好聲色又云即位痿痺末年
寖劇而帝即位說董賢貌有斷袖之愛令賢妻通籍
殿中又以其女弟爲昭儀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
並侍左右贊之言一何矛盾

年時月日

諸紀中紀中書年書時書月書日參差錯出惟年與時無不書而月日多不具者或四者全書之或但書年時無月日或但書年時月無日皆無義例史失其傳邪抑隨便言之邪再攷

十七史商榷卷九

十七史商榷卷十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四

內言

王子矦表上褱㡆矦建晉灼曰音內言𩰫㚔或云內言當作巧言小雅巧言躍躍毚兎是也但本卷又有猇節矦起晉灼亦云猇音內言鴞則內言當是讀法既有內言當必更有外言如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類而劉熙釋名亦云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

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風兗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可見此等讀法漢人已有之平上去入四聲始於齊梁梁書第十三卷沈約傳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千載不寤高祖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朱竹垞作重刻廣韻序誤以為周顒之言）而舊唐書楊綰傳綰生聰惠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眾咸異之此與天子聖哲同皆于四聲中各指一聲言之其實同一

聲也以舌頭言之爲平以舌腹言之卽爲上急氣言之卽爲去閉口言之卽爲入愚于聲音之道無深解性好務實不喜係風捕影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聊舉膚見如此

王子矦郡國名

王子矦表末格內書郡國名者非是國除之後其地入此郡國以其中間有亦書縣名者知之也

臨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棘蒲剛矦陳武以將軍前元年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一歲十月

入漢擊齊歷下軍臨菑侯按監板作臨甾此菑字誤淮陰侯傳信襲歷下軍定臨菑未聞有所謂陳武者疑是時武兵屬信史家遂不別敘耳若然則臨菑之上恐脫定字也

鄂秋

安平敬侯鄂秋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秋舉蕭何功因故侯二千戸案蕭何傳作鄂千秋荀紀同此脫一字監板脫同

紀通

襄平侯紀通父城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戰好時死

事子侯監板同按此卽高后紀中紀通尚符節持節矯納周勃北軍者彼張晏注云紀通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紀通紀成子然則作城者誤張晏說妄甚信代高帝死功莫大焉而其後絕無所聞意其人不但無子孫并父母兄弟眷屬無一存者

左王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昌武侯趙安稽從驃騎將軍擊左王益封左王監板作左右王疑非史記作左賢王是也

襄城等四侯

外戚恩澤侯表襄城侯義軹侯朝壺關侯武昌平侯大四人並見高后紀彼如淳注引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此句今表脫去監板脫同應補又彼紀尚有淮陽王强恒山王不疑在異姓諸侯王表注云高后所詐立孝惠子予前於史記論少帝諸王皆非劉氏可與相發

三公九卿

百官公卿表篇首總敘讀之知孟堅乃通才非經師也可謂[illegible]至唐虞不過以三十餘言敝

之不詳述夏殷直云亾聞焉惟周官稍詳然亦不過
舉其要耳最爲簡淨合宜故曰通才至於經義則不
合也其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卿太
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與六卿爲九說周制似是而其
下則又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
三公其下則又云四岳謂四方諸侯愚謂考工記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鄭康成注雖以公爲諸侯其實是
舉外以該內地官序官疏引鄭志據尚書周官篇云
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此爲周官文鄭所不見而
鄭志據之者葢出伏生尚書大傳夏傳知者此考工

疏謂鄭偏説諸侯是因三公已有成文不言可知故注伏生夏傳即引坐而論道云云可見考工注言諸侯是舉外見內眞周官篇雖已亾而伏生大傳引之大傳列於學官博士所習在兩漢家喻戸曉故不言可知若然伏生旣引於夏傳則三公之制夏與周同竊疑三公九卿唐虞三代所同不同者乃在大夫以下耳又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注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疏云三公分主六卿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攷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

周三百此百二十人與夏相近故云似夏時要之此
雖說夏三公九卿周亦同考工記又云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三孤佐三公論道六
卿治六官之屬疏云孤同卿數者以命數同故也不
言三公與六卿爲九卿而言三孤以其命數相同故
不言三公六卿爲九也三孤三公之副舉副以見正
耳旣如此則班以三公六卿爲九正合經義而愚乃
譏其不合者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二司
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蠻夷
滑夏寇賊姦宄責之司馬溝瀆壅過水爲民害責之

司空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然則三公無職兼六卿乃有職所以周禮不列三公但有六卿而公孤之服位儀等旁見各職中大傳是七十子相傳遺訓正說三公六卿之制班氏不知疑其未協周制而另爲或說一條瓜疇而芋區之何也四岳亦即三公之出領諸侯者今以爲四方諸侯亦非

降及漢代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奉常等爲

九卿與周大異矣然丞相卽大司徒太尉卽大司馬御史大夫卽大司空猶有周之遺意班氏不知故以王制抽出爲或說而近儒乃謂或說是諸侯執政之卿大國三卿自秦漢皆沿諸侯之制近儒心眼沈浸俗學中故不知古義

將軍

大尉本三公而武帝元狩四年置爲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又於三公及三師之下卽次之以前後左右將軍者蓋古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然則三公也六卿也將軍也一也故將軍卽系三公三師下漢雖

承秦亂時猶近古故與周制相出入

司馬在司徒上

司馬本次司徒下而哀帝元壽二年復以大司馬位在司徒上故帝欲極董賢之位命爲此官帝崩而王莽即代賢爲之

後漢竇憲傳和帝永元元年憲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官職之高下繫乎時主之愛憎此事與董賢事正相類

事下丞相御史大夫廷尉

古三公在九卿中漢三公在九卿外古九卿公孤與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漢九卿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大司農少府也凡漢書中每有大事輒曰事下丞相御史丞相御史爲政本故也太尉多不與者掌武事故也有罪則曰下廷尉治或逮某郡言之者以其爲是郡之人或是郡之事或罪人匿於是郡當即訊之故也三公九卿建置沿革詳見朱博傳

長水校尉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顧氏

曰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灞滻澧澇涇渭長水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云百官志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故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二千石印文曰章

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皆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按二千石其文曰章故朱買臣傳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則但曰印今有偽爲銅印作螭獸形其文又或稱章者皆非真漢印也

百官公卿表闕文脫誤

百官公卿表下師古曰此表中記公卿姓名不具及但舉其官而無名或言若干年不載遷免亦者皆史之闕文不可得知按有名無姓如高帝五年廷尉義渠之類有姓無名如十一年衞尉王氏之類顏以爲闕文是也至但舉其官而無名則如景帝中二年第十二格但書中尉二字武帝太始元年第十一格但書大司農三字元帝初元元年第十三格但書水衡都尉四字建昭元年第十三格但書右扶風三字據顏以爲史之闕文但既無姓又無名空舉此官甚屬

無理殊不可曉顏說大可疑而卷中如此者亦不爲多只此四處若武帝太初元年及二年第十二格兩處俱有中尉二字而無姓名攷上卷爲首總敘云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尉爲執金吾是以此表自此年以下第十二格俱但有執金吾別無中尉然則太初元年中尉之下脫更爲執金吾五字其二年之中尉二字的是衍文由此觀之其餘四處亦皆衍文也觀書者至此欲有所考恐忘此格爲何官偶爾用筆記之而傳寫者不覺誤以爲正文一行勝人耳其但言若干年不載遷免歿則宣帝本始二年博士后倉爲

少府三年執金吾辟兵三年辟兵有名無姓三年以
下皆闕文又地節二年潁川太守廣爲右扶風三年
元帝初元元年大鴻臚顯十一年永光二年右扶風
强五年建昭四年中郎將王禹爲水衡都尉五年顏
說似也但宣帝以前絶無此等而宣帝以下則有此
五條恐俱係謄寫脫落非班氏之闕文
百官公卿表班氏本多疎略如表中所列本從高帝
元年起而列將軍一項直至文帝元年方見高帝惠
帝高后三朝不見一人明係漏去其傳寫脫誤者如
高后四年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誤高一格八年

淮南丞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誤低一格景帝三年第五格云故吳相爰盎為奉常殷綴一殷字殊不可解殷字之上當別有奉常二字而另起為一條今脫去故不可讀又如武帝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此謂湯為御史大夫六年而有罪自殺也六年者合初任職及自殺之年計之也他皆倣此然則景後三年栢至侯許昌為太常二年遷按昌至武建元二年遷為丞相當云三年不當云二年建元元年郎中令王臧一年有罪自殺按臧至明年建元二年自殺當云二年不當云一年天

漢元年濟南太守琅邪王卿爲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殺按帝紀卿以三年二月有罪自殺當云三年不當云二年此類不可枚舉以上自曹窋以下凡六條予既以意改校以南監前五條彼皆不誤惟毛板誤王卿監毛並誤

文帝後元年第九格有廷尉信按景帝紀元年詔吏受所監臨財物論輕廷尉信與丞相議云云師古無注然其爲即文後元年之廷尉信甚明乃其後武帝征和二年又見廷尉信距文後元年已七十三年斷無此事疑必有誤南監誤同

泄秘書

百官公卿表昭帝元鳳四年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

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師古曰以秘書借霍山顧氏曰蘇昌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秘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秘書從昌借之昌之罪不止於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安得又爲太常邪果如小顏說則但當云坐借霍山秘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詞之複邪顧氏說甚辨案蘇昌以元鳳四年爲太常而霍山之敗在宣帝地節四年相距凡十二年故云十一年坐籍霍山書云云昌爲太常凡十二年而免也作十一年者傳寫誤

壬辰辛丑

地節三年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爲御史大夫案荀悅漢紀壬辰作壬申而丙吉之拜則與魏相同日非辛丑壬辰壬申似皆可未能考其孰是而丞相與副相同日而拜則恐無此事疑漢紀非也百官表間亦有丞相御史大夫同日拜者恐皆是誤書

或謂史貴詳或謂史貴簡二者皆不盡然必也詳其所當詳簡其所當簡乃可謂良史矣班氏史家之冠冕然亦未能副此言豈班氏猶不得爲良史與曰非也班氏體例雖因史記而斷代爲史愼覈整齊其文

則雖因貫翔翔者難爲工縱詳略偶未當盡美未盡善何害爲良史乎三公之拜罷本紀必宜書百官表及本傳不待言若規制稍異則百官志中亦宜見一事而分作四番敘述不嫌太繁乃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宣紀地節三年皆不書疏矣二府尚且如此況九卿乎

永始二年拜罷

班書本紀於三公之拜罷或書或否體例甚亂摘之不可勝摘而荀悅漢紀尤爲謬妄即以成帝永始二年之事論之攷百官公卿表是年正月乙巳大司馬

音褒王音也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三月丁酉京兆尹翟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艮爲執金吾所謂八月者謂方進爲御史大夫凡八月耳又云御史大夫翟方進爲執金吾一月遷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而遷爲執金吾一月而遷故又云十月己丑丞相宣免十一月壬子執金吾翟方進爲丞相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爲御史大夫宣者薛宣也而成紀但書音褒其餘一槩不書是三府之拜罷竟不見於紀疏略太甚然他紀書之者却甚多則又自亂其例此班之失也而本紀於是年之末又書是

歲御史大夫王駿卒同一御史大夫卒者書拜者不書何例書是歲者亾其月日也而表又不書駿之卒是又表之失矣表所書無月日者甚多而駿不書何例且音蒙之曰紀以己丑表以乙巳是又紀表互異二月既有丁酉三月安得又有丁酉是又表之有誤也至荀悅以王商之爲大司馬王駿之卒繫方進之爲御史大夫皆在三月丁酉承漢書疊書丁酉之誤不能改正而混以三事疊於一月日之下已爲亂道其下乃云秋八月方進貶爲執金吾竟誤認表中所云八月者以爲是年之八月殊不知以表數之方進

之耿執金吾乃十月中事耳荀悅以漢人記漢事乃於班史文義尚且茫然不曉若是豈其假手子弟門客以成書而已則曾不檢照故舛謬至此乎其下又書冬黑龍見東萊此永始元年九月事見谷永傳甚明而悅又溷載入二年其姿不可勝言

張晏所譏

古今人表張晏譏其差違失謬凡八條第一條老子不當在第四格王侍御峻云評林及汪本老子在第一格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徽宗詔史記老子升于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于上聖汪本其

據北宋本平按汲古閣板老子在第四如張晏說則汲古似班氏元本也南監與汲古同而評林及汪本所據之宋本則是後人所改予從青浦邵玘借侍御評本往往稱汪本係明汪文盛刻評林則萬歷間吳興淩稚隆輯也又一條譏寺人孟子不當在第三今乃在第四南監與汲古同又譏田單曾連藺相如不當在第五今田單乃在第四曾連藺相如皆在第二南監與汲古同又譏嫪毐不當在第七今脫南監與汲古同夫此表所載奚啻數千百人張晏所譏不過八人今不同者四人脫者一人則全卷中傳刻脫誤不知凡幾矣異哉豈此四人者

亦如老子之例後人因張說而升之乎但所據乃汲古本如老子汲古是元本何得此四人又依改本且嫪毒之脫又何說邪至張晏又譏大姬巫怪陳人化之不當在第三按表大姬在武王之下與邑姜並列注云武王妃若好巫怪之大姬乃武王之女陳胡公之夫人今陳胡公亦在第三格而別列大姬之後相隔甚遠則非一人張晏誤也

魯出公

魯悼公在第六格注云出公子按悼公哀公子也疑出公即哀公哀公卒于越故以號之

十七史商榷卷十

十七史商榷卷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五

志次當改

志之次一律歷二禮樂三刑法四食貨五郊祀六天文七五行八地理九溝洫十藝文竊謂先後顛倒敘次錯雜殊屬無理愚見當改爲一天文二五行三律歷四地理五溝洫六食貨七禮樂八郊祀九刑法十藝文如此方順改河渠爲溝洫名實不相應亦非故後世無從者

律歷本劉歆

班氏自言律歷志本之劉歆續志亦云然

度權量等名

律歷志度者分寸丈尺引也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爲權之名不知起何時又權者銖兩斤鈞石也石本權之名而今乃以爲量之名志十斗爲斛今改爲五斗爲斛而十斗爲石又以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分十分爲一錢皆未詳所起再攷

合龠爲合（南監與汲古同）他本或作十龠爲合尚書堯典疏所引同此誤也說詳尚書後案

古尺小於今尺是以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詳見後案臯陶謨篇古量亦小於今量後書南蠻傳云軍行日三十里爲程人日稟五升李賢注云古升小故曰五升也是後漢時量小於今甚遠篇謂古今人腹則同今雖極健啖之人每日食至多亦不能至二升而此乃言五升是後漢量小於今且一二倍也說亦詳後案堯典篇魏志管寧傳末注扈累嘉平中年八九十縣官給廩日五升不足食晉書第一卷司馬懿紀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帝曰孔明其能久乎蜀志亮

傳注作食不至數升宋王楙野客叢書第十一卷歷引周禮廩人注魏李悝漢趙充國匈奴傳及後漢南蠻傳與晉顧臻之言證古量之小其第十一卷又引北史庫伏連性吝家口人食米二升常有饑色南北朝量比漢魏前已略大然比今量則尚小

疇人

疇人子弟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歷者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師古是如說按尚書洪範九疇鄭康成及僞孔傳皆訓疇爲類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云疇者類也然則李奇是如淳非程大昌演繁露

乃云古字假借疇人即籌人以筭數而名无謬也樂官亦曰疇人則不必定屬治筭數者矣

太初三統歷

武帝太初元年詔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方士唐都落下閎造太初歷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數語造歷之要已盡自太初歷出古歷皆廢至成帝時劉向作五紀論平帝時王莽秉政向子歆又作三統歷及譜三統歷大抵皆祖述太初歷者

驚蟄雨水穀雨清明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終于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月）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日穀雨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終于畢十一度按大戴禮夏小正篇逸周書時令解俱先驚蟄後雨水先穀雨後清明與漢志同新舊唐書先啓蟄後雨水亦同而改穀雨在清明之後至宋史始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則與唐同元史亦然明程榮者彙刻漢魏叢書內有京房

易傳亦先雨水後驚蟄先淸明後穀雨俗刻可疑

五德相代

顓頊高陽氏水德水生木故帝嚳高辛氏爲木德木生火故唐堯火德火生土故虞爲土德土生金禹爲金德金生水湯爲水德水生木周爲木德云云案後漢書郎顗傳顗條便宜對曰孔子曰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乾鑿度在緯書中最爲可信據此則知五德

相代其說出于孔子但孔子言三百四歲一德漢志却言一代一德歷代運數短長不定假如夏商周傳世皆數百年決無既定爲一德矣三百四歲後忽又更易一德之事則孔子亦言其理而已不必泥漢志是也且此五德之運王者循環相代而所尚之色却不用五色者以三正也建子者物初生色赤故尚赤建丑者物漸著色白故尚白建寅者物已成形色黑故尚黑或作青亦可禮記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下鄭注有此一條大凡物之成形有黑者亦有青者舜典三帛鄭注甚明詳尚書後案一卷又此三正臨時酌用不必一定挨次循環所以夏建寅之後商

不必從子起卻建丑而周卻建子參錯不齊然與五
德無涉又五運相代取相生不取相尅周木德也宗
靈威仰木生火秦人應以火德王乃秦始皇本紀云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
不勝而用水德遂以十月爲正誤以周爲火又誤以
相生爲相尅又誤以五德改正朔一事而三誤秦人
不學如此至漢則繼周不繼秦故用火德尚赤王莽
用土德代漢又因漢稱堯後亦自稱舜後明正當受
漢禪也亦可笑矣至魏始以土德繼漢色尚黃
張蒼傳蒼推漢爲水德是承秦而不改公孫臣又上

書謂漢當用土德是亦承秦而言之以秦人應火德故耳無如秦已誤用水矣奈何漢又用土乎抑或又誤用相尅之說乎皆非也

伐紂年月日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云云

案歷法逆推而上可以追溯前世者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至於古帝王歷年之多少國運之長短則非歷所能推既無史編紀載何從測驗此律歷志所載得之劉歆而歆說似未必可信蓋史記共和以前無紀年也至於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九年

當作七年又言歲在鶉火云云本之國語則不誤皆詳予尙書後案太誓序又引武成逸文惟一月壬辰云云皆不誤逸周書世俘解與此紀日不同是逸周書傳寫之誤當晉孔晁爲注時已誤矣詳見後辨又劉歆以㳂魄爲朔生魄爲望亦非亦見後辨

律歷逸文

吳江沈彤冠雲云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疏引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旣

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旣前後朔不食其文如此而今律歷志並無此文不知何時逸去

漢無禮樂

禮樂志本當禮詳樂略今乃禮略樂詳全篇共分兩大截後一截論樂之文較之前論禮其詳幾三倍之而究之於樂亦不過詳載郊廟歌詩無預樂事葢漢實無所爲禮樂故兩截之首各用泛之論義理全掇樂記之文入漢事則云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以下敘叔孫通制禮絕未述禮儀若何卽述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四人論奏而止敘通事結之云通定儀法

未備而通終敘誼事結之云誼草具其儀大臣絳灌害之其議遂寢其下又云武帝議立明堂制禮服實太后不說其事又廢敘仲舒畢結之云上方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敘王吉畢結之云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敘劉向畢結之云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嘗表未作以上無非反覆明漢之未嘗制禮無可志而已故其下又結之云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閒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

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漢典不傳河間所輯又與漢無涉故無可志也樂志既述高祖風起之詩武帝所立樂府造詩歌未段乃言河間獻王獻雅樂樂官存之以備數然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又言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其下又叙成帝時王禹獻河間樂平當議請修之公卿以為久遠難明議復寑又叙哀帝欲放鄭聲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吏民湛沔自若未復總結之云大漢繼

周久壞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足明此志總見漢實無所爲禮樂實無可志

子長禮樂二書亦空論其理但子長述黃帝及太初若欲實敘實難檃括孟堅述西漢二百年何難實敘祇因漢未嘗制禮樂府俱是鄭聲本無可志不得已只可以空論了之

志中載賈誼語尙簡淨至董仲舒對策凡四五百字皆見仲舒本傳王吉上疏約二百字亦見吉本傳于此何用重出徒煩紙墨實屬冗複宜撮舉大意數言

已足又載劉向議禮事約三百字則向傳所無

濟隮通

王吉上疏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字本傳同詩朝隮于西又南山朝隮濟與隮通也監板志傳並改爲隮此俗儒所改隮字說文無之

有稅有賦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租案下文即云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師古曰稅田稅賦發斂財也則合作有稅有賦又食貨志前一段語意與此正同亦云有賦有稅若作租租即稅也不可通矣

刑法志三非

刑法志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云云語出魯語班氏據此故以戰守之兵與墨劓等刑合爲一志畢竟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班氏雖有此作後世諸史無從之者一非也于次宜先刑後兵今先兵後刑二非也漢家雖不制禮而未嘗無兵法一代之制豈無足述今先之以考古繼之以議論其下但云高祖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敘漢事只此數語毋乃太簡三非也惟其撮

舉周禮井田軍賦大畧最爲簡明說周禮者罕能及

肉刑

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皆棄市有輕刑名實殺人笞五百三百率多死班氏論之云除肉刑本欲全民今去髡鉗一等轉入大辟以死罔民死者歲萬數刑重所致也至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髡鉗又不足以懲刑者歲十萬數民不畏又不恥刑輕所生也宜思清原正本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

死者皆可募行肉刑魏志陳羣議云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更衆所謂名輕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毁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制使淫者下于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患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卒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設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輕人軀命也其旨本班氏

賣弄

漢刑法志廷平將招權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猶賣弄也後漢靈帝紀注閔貢厲聲責張讓等賣弄國恩又朱浮傳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楊震傳震上疏言親近倖臣賣弄威福皆一意若歐陽永叔得請歸田寄友云也賣弄得過裏元人王實甫襖劇院本云賣弄你有家私此則指誇詡之義今吳下里俗有此語皆與宋元人語同與兩漢人語異

補漢兵志

補漢兵志一卷宋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譔門

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粹序近日盛百二李文藻刻之班氏於刑志中帶敘兵事草草數語全不詳備文子生千載之下亦不過從漢書中紬繹而得假令班氏欲志其詳何難委曲如繪惜乎略之唐兵制之善與漢同但其後內為宦官所竊外為方鎮所據初制固不然惜史亦略也宋兩軍禁軍何嘗不仿漢唐惟養兵冗濫漢唐所無耳文子考古以諷時有心哉

通鑑目錄第三卷漢滅項羽即帝位定都雒陽下云兵皆罷歸家明季某公批云兵皆罷未安觀後事可

見漢此時新造而法制已定所云罷歸家非眞廢兵不用京師南北軍固在也所罷惟郡國材官耳然以虎符召之即立至特以漢人平日不養兵有事乃召事已即罷某公竟認作眞廢兵不用遂以其後反者數起事皆由罷兵所致不亦誤乎讀文子此編便自了然

宋史藝文志以此書編入類書一門眞可發笑

十七史商榷卷十一

十七史商榷卷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六

米價

食貨志魏文侯臣李悝言一夫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石錢三十沈彤謂一石當今二斗又謂此錢乃景王大錢其重半兩當今制錢二枚俱未詳是否漢初米石五千沈謂此莢錢也覩李悝時價十六七倍此志下卷又云漢興米至石萬錢宣帝時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沈云五下當有十字若石止五錢則不得但云少利矣元帝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王莽時穀價翔貴雒陽以東米石二千六國至莽米價畧具

此但錢之制隨時而變量又古今不同且秦漢時以百二十斤爲石乃權之名非量之名未可據以攷今日之價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存參

今以十升爲一斗五斗爲一斛二斛爲一石每升重一斤四兩每斗十二斤八兩每斛六十二斤八兩每石一百二十五斤

飢

小飢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何校飢俱改饑蔡虛齋云飢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可通用但有飢饉無饑渴

賈鼂董論食貨

食貨志載賈誼鼂錯董仲舒奏議三人本傳俱不重出足見禮志直因無可敘述聊采論奏敷衍成篇

常平倉

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天下大飢在位諸儒多言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愚謂蕭望之傳望之當宣帝時已力言常平之非矣後書劉般傳永平十一年帝欲置常

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遂止夫常平初制于民無不益于官則損中藏益蓋上下交利焉惟商賈因上握其權穀價常平無所益耳然而法立弊生漢人已以與民爭利議之況人心日巧姦僞萬端猾吏貪胥上下其手平唐宋變爲社倉又名義倉一切利病詳見朱子文集馬氏通考休寧戴震東原作其師婺源江永慎修行狀曰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其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

之日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饑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社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其先生之善於為鄉之人謀者載說片言居要附記於此

金錢布帛

食貨志上卷言食下卷言貨篇首云凡貨金錢布帛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流行如泉也布於布謂布於民閒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據此則周人所用貨幣凡有四種卓文君白頭吟云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古人以錢刀連言者多矣二者誠爲一類但班氏旣分言之則爲二物亦猶布帛相近而布究非帛如淳注直以刀泉皆爲錢本一物以其利名刀以其行名泉非也今古錢存者有作刀形予猶曾見之刀蓋錢中之別矣或云布亦名錢者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康成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賈公彥疏一物兩名是也而與此處所言布帛之布則不同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民心動搖棄本逐末宜罷鑄錢毋復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

壺意農桑議者以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穀禹議雖不行然即此可見古固有以布帛爲市者而布固非錢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者孫子筭經卷上云黃金方寸重一斤白金方寸重一十四兩是也輕重以銖者錢最輕者一銖最重者十二銖也孫子筭經卷上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是也

管子國畜篇云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所謂先王蓋指虞夏以來言黃金則似銀銅不數而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爲二等黃

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則虞夏之制金銀銅並用管子言未可泥言布不言帛亦從可知如班氏言周惟用金錢布帛則秦罷珠玉等不爲幣似亦因周之舊非秦所刱但平準書省言布帛耳自此以後遂爲定制是也師丹傳哀帝即位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改幣而黃金亦不爲幣若專用銀錢則直至明中葉始定蓋時勢古今異宜幣之以銀錢爲定固不可易矣新唐書五十四食貨志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宋史一百七十四食貨志歲賦之數共二十七錄但居一此在唐宋則然

歛散節常平

志引管仲之言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贊曰易稱裒多益寡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貨之不讐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食不知斂應劭曰以法度衣之師古曰歲豐穀粟饒多可斂之野有餓莩弗知發鄭氏曰莩落也人餓死零落不知發倉廩貸之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按輕重斂散之法實出周禮古人作錢原為此設以備荒耳使民交易循其從也若專為便民是先王

驅民背本逐末非作錢之本意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斂遂岐改爲檢辭爲法度檢斂已非本義朱子直云制也古訓愈失矣如班氏讀乃知孟子所言與周禮管子相出入雖孟子未讀周禮又鄙管仲未必觀其書然亦可知發斂之說遠有所承前篇所述耿壽昌穀賤增賈而糴穀貴減賈而糶此正發斂之說也若宏羊均輸盡籠天下貨物貴賣賤買則直與民爭利矣班氏乃與管氏輕重壽昌常平並稱謬矣均輸以鹽鐵爲本兼及百貨常平之法穀而已矣姦僞日滋至後世常平亦難行而補救之術幾窮

後書朱暉傳肅宗時尚書張林請復用武帝均輸法暉以爲不可李賢注云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臧粟臧繈

輕重斂散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繈百萬按孟康曰六斛四斗爲鍾繈錢貫也下文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師古亦云緡謂錢貫也通典注云緡者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筭也詩云維絲伊緡

宋人亦以千錢爲一貫竊謂同一錢貫而異其名當有大小之別緡旣是千錢則一繈當爲百錢也計萬室之邑每室粟一鍾以李悝之言度之可備四五人一月之食每室錢千繈爲錢一萬可備糴穀種及買耒耜器械并饁饟之用日必有者明其不可更少實欲其浮於此數也此萬鍾與藏繈皆人君所藏以贍民者萬鍾以備散藏繈以備斂也

賈誼諫宜禁民盜鑄錢上收銅勿令布則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與前減價糴增價糴及

臧聚臧繈皆是一意

賈山傳文帝除鑄錢令山諫以爲錢亡用器而可以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也其後復禁鑄錢

錢制

古錢輕重以銖而國語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唐固注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按此乃王莽所造據唐注則是莽錢皆如周景王制也而秦錢輕重亦同古者以二十四銖爲一兩此大錢重十二銖是爲半兩錢古錢莫重於此景王欲鑄此

錢單穆公諫不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注云肉錢形也好孔也據此則知景王以前錢皆無文肉好亦無周郭矣秦錢形質如周錢惟文異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平準書索隱據顧氏引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與周景王同）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據平準書裴注莢上本有榆字此傳寫脫）蓋復景王以前錢制矣通典注云莢錢重銖半（索隱云重三銖）徑五分文曰漢興又云高后所行五分錢即莢錢也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後四十餘年武帝更鑄三銖錢明年又鑄五銖錢五銖得中道天下便之故王莽

紛更錢制天下大亂而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亦見後馬援傳）五銖之制唐宋以下蓋悉用之矣東吳顧氏云五銖錢十枚當今之一兩弱竊謂今以十錢爲一兩如顧氏說則今錢即五銖錢也即有不同大約輕重不甚相遠但彼一面文一面漫今則兩面有字式既周正文又明析自三代秦漢以下錢制莫善於此

漢時錢稍重姦民盜摩錢質取鋊鋊銅屑也（其下文有司請周郭其質令不得摩取鋊鋊誤作鈆文獻通攷引之又誤作銘）人心日巧姦僞愈滋近年民間多翦取錢邊錢日壞嚴禁之始戢至盜鑄

之禁犯者至衆而猶不免要之有犯必懲則自不能爲害惟私銷之害覺察最難尤宜加意大約銅賤錢貴則私鑄銅貴錢賤則私銷兩平則剪取錢邉故卽私鑄私銷之弊已絶猶必嚴濫惡小錢之禁俾其輕重一以五銖爲準禁惡錢見舊唐九十六宋璟傳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獻之官償其價而以鑄錢此法正賈誼所陳行之則官銅日裕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絶乃法之最善者

顧氏曰明初鑄錢猶不用紀年自永樂以後專用紀年治爲前制

若干

凡數之不可知而約略舉之或其文太繁而撮舉之者曰若干今人猶然食貨志下爲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百官公卿表下篇卷首標題師古注亦用此二字曲禮下篇問天子之年對曰始服衣若干尺矣疏云古謂數爲若干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事本不定當如此求之

張湯孔僅桑宏羊

桑孔牟利微湯之深文巧法其策不能行也人知桑孔小人而不知湯之贊畫居多告緡之比皆湯所定志中尤罪湯加桑孔一等

食貨志校誤

食貨下卷自武帝以前皆取史記平準元文但史記誤字脫字衍字甚多皆當以食貨爲正閒亦有平準不誤而食貨誤者如更令民鑄莢錢當從平準裴注作榆莢錢已見前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當從平準作鍾官赤側側仄字通而鍾官者郎下文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裴駰注云漢百官表水衡

都尉武帝元鼎二年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上林三官其是乎是也益廣開置左右輔當從平準作廣關不敢言輕賦法當從平準徐廣注作經賦二條已見何氏讀書記